

[文史研究]

#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

汤开建<sup>1</sup>, 袁国容<sup>2</sup>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 系统介绍了明清之际海南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揭示了该时期海南天主教的兴衰原因。

**关键词:** 传教士; 海南; 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 B 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01)04-0049-07

明清之际是海南天主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耶稣会士的传教在海南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 颇值得研究。近年来, 有学者对海南传教开展了一些研究, 如王禹的《传教士在海南》<sup>[1]</sup>, 韦经照的《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sup>[2]</sup>对明清之际海南天主教的情况有所介绍, 但都十分粗略且无规范的注释, 传教士译名也十分混乱。本文依据现存之中西文献, 对明清之际的海南天主教史作一系统的清理, 缺漏之处, 祈望专家指正。

## 一、天主教在海南的兴起

虽然有关天主教传教士到达海南的记载很早, 但他的正式传教则在全国许多地区之后。记载中最早到达海南的是葡萄牙的加戈(Balthazar Gago)神甫, 他在1552年被教会派到日本, 在那里传教8年后于1560年返回, 途中遇到风暴, 漂流到海南岛, 加戈神甫在海南停留不到两个月后被送到澳门<sup>[3]</sup>。另一次记载则是23年后, 即1583年, 有几位传教士到过海南附近, 也是因为随风暴而来, 并且没有在海南停留<sup>[4]</sup>。两次传教士到海南都是因为风暴的缘故误入海南, 他们并没有在海南传教, 并且当时中国沿海的禁教政策也不允许他们传教, 故可以排除他们在海南传教的可能。

天主教传入海南与一位出身于海南的明廷高层士大夫有关, 此人名王宏海, 字少傅, 号忠铭, 琼州府定安县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任南京礼部尚书, 是明代海南历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大人物。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 王宏海“因病乞休回籍”, 经过韶州, 他曾到韶州教堂去拜访当时正在该地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神甫利马窦。据《利马窦中国札记》:“他确实到教堂拜访了神甫, 不寻常的还有, 他跟他们谈了差不多一整天, 而且十分大方的不仅表示友谊, 还赠送贵重礼品。……离别前, 他答应在他从故乡回北京的路途中, 将把利马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作为报答, 利马窦决定登上他那艘美丽的大船, 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过他预期的尊敬而客气的接待。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这种宽容使他相信, 基督教

【收稿日期】2001-06-20

【作者简介】汤开建(1950-), 男, 湖南长沙人,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史及港澳史研究。

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sup>[5]</sup>1593年王宏海与利玛窦在韶州的相见,是海南天主教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这次会见,虽然并不能说明出身于海南的王宏海已信仰了天主教,但至少可以说明王氏对天主教具好感,是一位对中国天主教事业深具同情心的明廷要员。

天主教在海南的正式传教开始于1632年。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载:“有官吏名保禄者,其父曾首荐利玛窦于朝,至是回海南乡里,道经澳门,谒见视察员班安德神甫,请携带一神父回乡传布宗教……马多禄1632年抵海南,赖丘良稟修士为之通译,为保禄全家讲说教义。未几,全家皆受洗,是为此岛传教之始。”<sup>[3]</sup>

此保禄(Paul教名)姓王,名汝龙,即王宏海之子。法裴化行(H. Bernrd)《利玛窦神甫传》称:“王忠铭从海南召回任所……王大人自动提出带神甫晋京祝贺万岁寿辰(1598年9月17日)。”<sup>[6]</sup>利玛窦与王忠铭一家进京时,在路上努力同王忠铭的家人甚至仆人都建立了友好关系。王忠铭一家深受利玛窦的影响,为今后接受洗礼打下了基础。王汝龙在北京受洗,教名保禄。他于1632年返回海南乡里时就到澳门要求派传教士到海南传教,得以带回马多禄(Pierre Marquze)神甫、丘良稟(Dominique Mendez)修士。<sup>①</sup>王汝龙家在海南定安县之仙沟,故马多禄与丘良稟首先进定安仙沟传教。由于马多禄不通华语,所以马多禄给王保禄一家讲授教义的时候,就由丘良稟作翻译。次年,就为他们全家做了洗礼。

这当是天主教正式传入海南之始,徐宗泽称海南1632年开教。<sup>[7]</sup>据嘉尔定(Antoine Francois Cardim)《1664年日本教省报告》称“1631年返回安南南圻,未行时命在海南岛中重立教会”<sup>[3]</sup>。可证,1632年不仅王保禄一家受洗,而且海南岛教会亦正式创立。至于第一个到海南的传教士马多禄神甫,他在海南除布道外,还一心研究海南土语,以求更加深入地传教。但事与愿违,由于此后两年病魔缠身,所以在1635年被召回了澳门<sup>[3]</sup>。

## 二、天主教在海南的发展

当天主教传入海南时,中国大陆的天主教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在这一形势影响下,海南的天主教亦获得了迅速发展。其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 (一)明朝末年天主教在海南的初步发展(1635—1640年)

继马多禄神甫来海南的是葡萄牙人的林本笃(Benot de Mateos)神甫。他早年在印度,1630年才来华。根据当年的记录,他已熟悉华语,1630—1635年间在福建。1635年马多禄神甫被迫离开海南后,诸道长属意本笃,即命往代之。林本笃到达海南后,就一心扑在教务上。他在琼州城中租了一座住宅,尽管当时有朋友告诉他那住宅根据中国迷信是一座凶宅,但他毫不介意。在安顿下来以后,就以此宅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可以说这是海南第一个传教士住院。由于林本笃神甫德行过人,又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字,加上他勤奋操劳,在海南的传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教徒600多人,并建立了琼州、定安(jing-hoang当为定安)、仙沟(pankao当为仙沟)、龙门(long-mo当为龙门)4个教区。其中尤以王保禄之家乡仙沟最为发达:“全镇皆入教”而且还有许多当地“绅耆”入教<sup>[3]</sup>。林本笃在短短的两年间取得如此大的进展,传教成绩是非常惊人的。当时广东肇庆、韶州、南雄等地区的传教士由于当地仇教势力的迫害,均已

<sup>①</sup>葡文名 Dominique Medea,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称其为“多尼尼加派的曼第司”,多明尼加为其名,并非教派,丘良稟是耶稣会士,小叶田淳译,王禹亦译。

放弃；而海南天主教则成为广东地区惟一仅存的硕果倍受教区当局的重视。但随着传教的扩大，天主教与海南本地一些僧侣发生了冲突。由于越来越多的其他教徒改信天主教，这使当地的僧侣和部分仇教的人士开始向天主教发难。他们向当局诉说了许多对天主教不利的理由，希望驱除这些传教士，结果当局驳回了他们的请求。“长官曰：彼从远地渡海而来，冒险阻，衣华服，而为我辈求真福，则其教为真教。吾辈人应信而从之，而留之居本岛也。”<sup>[3]</sup>琼州长官这一番话可以说明林本笃的传教是十分成功的，虽不敢肯定琼州长官已入教，但说明其对海南传教持支持态度。官方的明显保护激起了反教人士的更加愤恨，林本笃神甫受到暗地里的迫害，他先后被迫3次更改住所。由于海南反教集团的压力越来越大，1640年，他终于请求回到澳门避祸。临走时，他将教务托给一位讲授教义的人，其人教名马耳塞尔(Marcel)，福州人，1635年同林本笃神甫一起到海南，担任讲授教义的教师；他在林本笃神甫离开后主持教务，但不久就被当地的僧侣杀害。<sup>[3]</sup>

林本笃在海南开创的局面就这样由于地方僧侣及教外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排斥而遭受到严重挫折。天主教在海南的初步发展暂时停顿下来，此后大约6年内没有看到有关传教士来海南的记载。

## (二)清朝初年天主教在海南的进一步发展

清顺治初年，海南岛仍属南明政权管辖，而海南天主教则由澳门管辖，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时，教皇将中国教区划分为3个宗座代牧区，广东教务由交趾代牧区管辖，海南亦在其中<sup>[8]</sup>。

经马多禄、林本笃神甫开创的海南天主教事业虽然在明末海南本土反教斗争中遭到重创，但由于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一是与当时远东的传教基地澳门距离很近，隔海相望；二是海南处在欧洲教士来华海上航线必经之路上；三是印度支那半岛天主教与中国、日本天主教的交往与联系，海南为最重要的中转站。因此当时的澳门教区及稍后的交趾宗座代牧区均对海南天主教事业的恢复与重建十分重视。故从1646年起又开始向海南岛派遣传教士，执行澳门耶稣会团“重返海南岛计划”。1646年2月22日，意大利人陆安德(Andre-jean Lubelli)神甫同康斯坦丁(Antoine Constantin)神甫、诺古埃拉(Ualentin Nogueira)神甫一同附舟赴海南，但船在途中遇到风暴触礁沉没，三神甫仅陆安德遇救<sup>[3]</sup>。第一次“重返海南岛计划”失败了。第二次是在1647年初，由林本笃神甫率陆安德、卜弥格、努若翰三神甫赴海南岛，这次航行是成功的。据J·Desperben提供的资料，诸神甫进入海南后，“葡萄牙人麦脱司(即林本笃)和奴南司(Pivunes，即努若翰)住在琼山，意大利人罗倍利(即陆安德)以及波兰人米开尔·波易姆(Michel Boym，即卜弥格)住在定安。”诸神甫进入海南岛后不久，即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二月，清军李成栋、佟养甲平定广东以后，明高、雷、廉、琼巡抚洪天擢退守琼州。洪天擢在琼期间，“练兵筹餉索诈地方几万金，复擅行杀戮几千人。”酿成琼州之乱<sup>[9]</sup>。顺治四年四月初一日，李成栋部副将阎可义率军渡海，洪天擢率舟投降，清军正式占领海南。<sup>[10]</sup>据沙不列(Rober·Chabrie)之《卜弥格传》称：“回中国，抗御满洲战起，岛中大乱，有人欲执二神甫杀之，二神甫登舟逃岛外而赴安南。”<sup>[11]</sup>

据马列尼《鞑靼中国史》：“鞑靼侵入海南岛未能久居，林本笃遣之赴交趾。”<sup>[3]</sup>

这一次离开海南的应该是三人，即陆安德、卜弥格及努若翰。据柴振华公布的资料，努若翰1647年11月11日离海南去交州<sup>[12]</sup>，岛上传教者仅余居住在琼山的林本笃神甫一人。顺

治五年(公元1648年)五月,李成栋率部反清后,海南岛再次归属南明永历政权。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清军第二次攻占广州,原广州守将两广总督杜永和率残部从海道退入琼州,杜永和驻琼期间“以军饷无所出,大施征敛之术,以至民心思乱,揭竿而起,全岛鼎沸。”<sup>[13]</sup>很可能当时驻守福建的郑成功了解到杜永和有降清之意,遂派部将进攻琼州,欲占海南为反清根据地。郑军围攻琼州,“未能下,遂儋州”<sup>[3]</sup>。为避免海南遭兵燹之灾,又因林本笃神甫在闽传教时与郑成功部将相识,故杜永和派林本笃前往儋州与明郑军议和。

关于林本笃动身去和谈后罹难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为海盗所杀。“不料神甫至海岸,即被海盗劫去,因无银两自赎,被投于海,此1653年事也。”<sup>[13]</sup>另一说法是为郑成功部将投于海中。“其人视本笃为间谍,不愿聆听其言,而投入狱中,禁锢三月,命纳银二千两以赎……已而见总督屡进攻,遂投之于海,时1652年4月也。”<sup>[3]</sup>两说不知孰是。据荣振华(Joseph Dehergne)书《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之《林本笃传》称其在海南13年<sup>[12]</sup>,则应是死于1652年。传教士成功到达海南是1647年。一同到达的有陆安德神甫、林本笃神甫以及西班牙人努若翰、波兰人卜弥格神甫。他们一同在海南传教几年,入教人数明显增加。林本笃第一次入海南是1635年,离开海南是1640年;第二次来海南是1647年,到1652年死时,前后在海南传教13年,期间有过不少传教士曾来过海南,如卜弥格先后两次来海南<sup>[11]</sup>,但多是来后即走,短暂居停,因此林神甫基本上是孤身一人传教。然而经林神甫的艰苦努力,海南岛的天主教事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永历初年全岛奉教者数以千记”<sup>[3]</sup>。又有史料称:“1656年,后任神甫抵岛时,检受洗者表册,见列名者2253人。”<sup>[3]</sup>这2253人受洗名单应是林本笃时代的传教人数,可证,林神甫对海南的传教厥功至伟。

清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前,靖南王耿继茂率兵进攻琼州;杜永和率部投降<sup>[14]</sup>,清朝在海南的统治地位确立。顺治后期又是我国历史上对天主教传教最宽松的时期,自由传教的气氛在全国蔓延,不少传教士在这一时期进入海南传教。

1655年,陆安德神甫第二次赴海南,但没有成功。此时波兰人穆尼阁神甫同广东总督有交情,取得了广东官方的介绍信。于是教会命葡萄牙人利玛弟(Mathias de Maya)神甫代替陆安德去海南,同行的有穆尼阁以及意大利人王若翰(Jeang-Baptiste Brando)神甫。他们于1656年到达,凭着介绍信,穆尼阁将他们介绍给了海南地方官吏<sup>[3]</sup>。于是他们开始了在清朝统治下的海南传教。穆尼阁到达定安,向地方官吏索回了林本笃神甫原有的房屋;利玛弟居琼山;王若翰居定安;由利玛弟主持教务<sup>[12]</sup>。他们在海南召集流散的教民,并发展了一些新教徒,一度使海南天主教徒达到3000多人。创清初海南传教的再次繁荣。“海南自林本笃神甫歿后,迭经兵燹,教民散走。玛弟等至,召集流亡,得教民3000人,分隶琼州、定安、临安三传教所。”<sup>[12]</sup>利玛弟、王若翰等将海南的传教区域由过去的琼山、定安两地又扩展到临高地区。

1657年,法兰西人傅沧溟(Jean Forget)神甫、聂仲迁(Adrien Greslon)神甫被派到了海南。傅沧溟1659年在琼州建教堂一所,并将海南官吏以前没收的住所索回<sup>[12]</sup>。1659年意大利人瞿笃德(Stanislas Torrente)神甫也到了海南。但在此之前利玛弟回到内地,海南仅存瞿笃德和王若翰两人,由瞿笃德主持教务,管理教堂两所,小堂七处<sup>[12]</sup>。“瞿笃德最初在海南设两个教会,后来又开设仙沟、龙门以下九个传教所……从1660年到1664年间在海南受洗的人有3900多人。”<sup>[14]</sup>

到1664年杨先光教案发生之前,在瞿笃德神甫的主持下,海南天主教事业的发展达到明

清时期的最高峰。

### 三、海南天主教的衰落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先光教案”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天主教运动，各省纷纷下令逮捕在当地传教的教士。一部分传教士被拘捕；一部分传教士或隐匿不出，或逃匿至澳门及海外避难。当时主管海南教务及广东教务的瞿笃德和陆安德均被清廷逮捕，并被解送北京审讯。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又将全国各地拘捕至京的25名传教士押送广州拘禁，“着该督抚不时严查”<sup>[15]</sup>。杨先光的仇教运动使当时正处于发展巅峰时期的天主教事业遭受重创，海南之传教亦遭教难。J·Dchergne称：“1664年起，海南对布道工作开始迫害”<sup>[4]</sup>。不仅主持海南教务的瞿笃德神甫被捕，1660-1662年在海南传教的罗安当(Antoniolopes)也在仇教运动中逃到澳门避难<sup>[12]</sup>。杨先光仇教案是因汤若望而起，杨先光控告汤若望罪状为“接纳海上往来之人”<sup>[16]</sup>。海南地处广东海防之要害，又是郑成功势力活动的地方，海南的仇教势力自明以来就一直有停止过对天主教的迫害，因此可以推断，杨先光教案以后，海南的天主教事业基本上被摧毁。

但澳门耶稣会始终不甘心放弃海南的传教，从康熙四年正式宣布在全国禁教起，就有耶稣会士进入海南，到1671年全国禁教放松以后，海南的传教事业又重新活跃起来。下面拟将这一时期所见耶稣会士在海南的活动罗列如次<sup>[12]</sup>。

1. 杨若望(José Magalhaes)神甫，意大利人。1665年被派到海南传教，1671年离开海南至暹罗。

2. 石嘉乐(Charles dell Rocca)神甫，意大利人。1658年被安南驱逐时，曾到海南传教，“工作数月”后至广州。

3. 范方济(Francois de Vega)神甫，葡萄牙人。1673年到海南传教，1675年2月2日在琼州发愿。据1679年之名册称，范氏在海南传教24年，为明清时期在海南传教时间最长者。1673-1678年，范氏在海南“设新传教所数处”。

4. 罗安当(António Lopes)神甫，葡萄牙人。1660-1662年曾在海南传教，仇教时逃往澳门。1673年又至海南。

5. 范有行，字勉致，助理修士，澳门华人。1660-1662年在海南传教，仇教时回到澳门。1673年又至海南。

6. 瞿笃德神甫，意大利人。1659年在海南传教，1665年仇教时被捕送京审讯，后拘押广州6年，1673年重返海南岛，主持教务至1681年逝世琼州。

7. 金玉敬(Joachim Calme)神甫，德意志人。1685年到达海南，在海南传教1年，于1686年10月9日在海南病逝。

8. 罗斐理(Philippe - Félix Carossi)神甫，意大利人。1690年到达海南，在海南传教1年后去广州。

9. 成方济(Francois Capacci)神甫，意大利人。1696年到达海南，在海南传教6年后，于1701年去广东雷州及佛山，1704年又回到海南，1712年去澳门。

10. 李若望(João Pereira)神甫，葡萄牙人。1696年到海南，后在海南与新会两地传教，1704年返澳门。

11. 郭若翰(João de Borgia)神甫,葡萄牙人。1696年到达海南,在海南传教7年,1703年去佛山后又去澳门。

12. 陆玛诺(Emmanuel Ribeiro)神甫,葡萄牙人。1679-1771年间在海南传教;1712-1717年曾传教广州、雷州等地;1720年又到海南传教,曾在海南开设仙沟、定安、琼山、东坡(还有一地名不明)等5个传教所。

13. 范若瑟(Joséph de Almeida)神甫,葡萄牙人。1700年到达海南传教,1704年去澳门。

14. 德其善(Manuel Teles)神甫,葡萄牙人。1704年到达海南,其后在雷州。

15. 麦安东(Antônio de Melle)神甫,葡萄牙人。1732年到海南岛,1725年被当地驱逐,返暹罗。

“扬先光教案”到1671年基本结束,时为康熙十年,直到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时才正式下令全国禁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sup>[16]</sup>。从康熙六十年起,足足半个世纪给予了天主教在中国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50年中,共有12个传教士在海南传教,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海南的传教事业还是比较活跃的。如葡萄牙神甫范方济1673-1678年间在海南“设新传教所数处”,又如葡萄牙神甫陆玛诺1697-1711年间在海南“开设仙沟、定安、琼山、东坡及一不知名等五个传教所”,但与清初林本笃、利玛弟的传教成绩相比,却是衰落了许多。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颁行领票制度,海南竟无一传教士,即可证明<sup>[15]</sup>。到康熙六十年禁教后,全国的天主教均遭惨重打击。1722年来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nbil Antoine)在《1772年给法国图卢兹大主教的信》中记述当时中国教会的情形:“我来中国已有几个月,当我看到传教工作在不久前还是那样充满希望,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鸟兽散,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这一中国惟一开放的口岸,不允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已几乎遭到禁绝。”<sup>[17]</sup>雍正即位以后,继续执行康熙的禁教命令。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批准闽浙总督满保“严禁西洋人留居传教”的奏折,并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禁教<sup>[15]</sup>。据张泽言,“经雍正实行禁教运动,不数年间,除北京的四大堂外,全国的教堂都被废毁。”<sup>[17]</sup>

在康熙末、雍正初的大禁教中,海南的天主教亦遭灭顶之灾。当时留在海南的最后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被当地反教势力驱逐,被迫逃往暹罗<sup>[12]</sup>。原来设立在琼山、定安等地的教堂亦被废弃,其中琼山的教堂被改做道观,教友亦多逃散<sup>[4]</sup>。雍正禁教后,内地的天主教纷纷转入地下秘密传教,江西、湖广、江南、直隶、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均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潜入传教,个别偏远山区教务发展甚至超过禁教之前。然而,海南岛的天主教事业经过这一次全国性的大禁教后基本上禁绝。整个雍正、乾隆时期未见一西方传教士进入海南,亦未见一处海南传教记录。<sup>①</sup>作者以为其原因有二:一是海南岛地处海防要地,清王朝的防范十分严格,雍正禁教以后,清政府对海上防范更加严密,传教士要潜入海南有很大的困难。二是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后,教宗将中国分为三个教区<sup>[8]</sup>。雍正禁教后,冒险进入内地传教者多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隶属南京教区、北京教区的耶稣会士。澳门教区因为清政府的严格控制,除按合法渠道向清政府提供“技艺之人”进京服务外,不愿意与清政府禁教政策对抗而派传教士进入两广及海南传教。因此,雍正十年广州大禁教后,不仅海南无天主教,广州等地也罕见天主教之活动。

<sup>①</sup> Desperben 神甫说,18世纪中期在文昌县蛟塘附近还有四个小教区。这是否同1768年鲍天丘这位被教会除名的华籍神甫进入海南有关?参阅荣振华书《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鲍天丘》P315及《海南岛史》第四章第五节P319。

[参考文献]

- [1]王禹. 传教士在海南[J]. 清史研究, 1997, (2): 45 - 51
- [2]韦经熙. 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7, (4): 81 - 84.
- [3]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书目及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4]小叶田淳. 海南岛史[M]. 台北: 学海出版社, 1979.
- [5]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裴化行. 利玛窦神甫传[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8.
- [7]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M]. 上海: 上海土山湾印书社, 1938.
- [8]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M]. 台北: 台湾冈道出版社, 1979.
- [9]顾诚. 南明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 [10]张伟仁. 明清档案[M]. 台北: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
- [11]沙不列.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1.
- [12]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3]萧若瑟. 天主教传入中国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 [14]清世祖顺治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一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6]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Z]. 北京: 故宫博物院, 1932.
- [17]张泽. 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M]. 台北: 光启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张文光]

## 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Its Evolvement in Hainan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NG Kai-ian<sup>1</sup>, YUAN Guo-ke<sup>2</sup>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lassic Tex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its evol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demonstrates the reasons for this process.

**Key words:** Hainan; Catholicism; missionaries;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

作者: [汤开建](#), [袁国客](#)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古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刊名: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英文刊名: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1, 19(4)  
 被引用次数: 1次

## 参考文献(19条)

1.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鲍天丘〉](#)
2. [海南岛史](#)
3. [王禹](#) [传教士在海南](#) 1997(02)
4. [韦经照](#) [基督教在海南的传播](#) 1987(04)
5.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书目及列传](#) 1995
6. [小叶田淳](#) [海南岛史](#) 1979
7. [利玛竇](#) [利玛竇中国札记](#) 1983
8. [裴化行](#) [利玛竇神甫传](#) 1998
9.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 1938
10.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1979
11. [顾诚](#) [南明史](#) 1991
12. [张伟仁](#) [明清档案](#) 1974
13. [沙不列](#) [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 1941
14.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1995
15. [萧若瑟](#) [天主教传入中国考](#) 1992
16. [清世祖顺治实录](#) 1988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1999
18. [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932
19. [张泽](#) [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 1992

## 相似文献(8条)

1. 期刊论文 [王翔](#) [美国传教士笔下的海南——《棕榈之岛——海南概览》评介](#)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15(2)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士来到了海南岛,他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还考察和记录了当时海南种种方面的情况,并于20世纪初以英文写成《棕榈之岛——海南概览》一书,该书为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英文专著,生动翔实记述了传教士的所见所闻,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现存美国纽约公众图书馆。

2. 学位论文 [张小群](#) [基督教与清末民初的海南社会](#) 2010

清末民初是基督教在海南发展的重要时期。早在明朝中叶,伴随着西方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及殖民势力的东侵,天主教就已经传入海南。清朝初年,随着清朝政府基督教政策的变化,天主教传教士在海南的传教事业起起落落,但此时的传教工作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国天主教和美国北美长老会是清末民初西方差会在海南岛上最重要的两个支派。北美长老会在清朝末年才进入海南,虽然时间上相对法国天主教要晚,但两个支派在海南的传教工作对海南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教的过程中,美国北美长老会非常注重开展世俗活动来吸纳教徒。为了促进海南教会事业的发展,扩大基督教在海南的社会影响,传教士们在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世俗活动,如行医治病、翻译西学著作、印刷报纸、创办新式学校、开展慈善救济等。这些世俗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促进了西方文化在近代海南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文化和传教士们的生活习俗

在宗教信仰、对外观念、传统的世俗观念、宗教习俗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对今天的海南民众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福音医院的创办和教会学校的设立，不仅大大提高了患者治愈的几率，冲破了封建式教育在海南的统治局面，而且促进了海南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海南近现代优秀人才。此外，传教士们在深入黎村苗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并记录下来，发表在宗教刊物上，使海南由一个鲜为外人所知的不名之地逐步发展成为基督教传教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研究近代海南基督教史，不仅可以弥补基督教在海南传播史研究方面的不足，拓展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而且对于加深认识近代海南社会和研究近代海南社会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基督教；清末民初；海南社会

### 3. 期刊论文 [胡素萍. HU Su-ping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袁世凯及辛亥革命的态度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3\(5\)](#)

李佳白是活跃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舞台上的著名传教士。他与袁世凯相识于维新时期，视袁为维新人士，格外推崇袁世凯在新政中的政绩。袁世凯积极拉拢传教士，向外界昭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获取列强的支持。李佳白则极力支持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并为其专制行为和复辟帝制辩护。李佳白与袁世凯的关系折射出庚子事变后中外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传教士对袁世凯和辛亥革命的态度。

### 4. 期刊论文 [胡素萍. Hu Su-ping 略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华的早期活动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9(3)

李佳白是19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为了更好地实现传教目的，学习中国礼节、研究儒家文化、与官民结交，探究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法。李佳白的治水建议和赈灾活动，是他从事世俗活动的开端。他为教会购置房产引发教案，学术界对此案的论述值得商榷。

### 5. 学位论文 [方靖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东近代医药事业 2002](#)

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新教经过马礼逊等人的努力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外国人不能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更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是中国较早接触西学的地方。而早期西人带到广州的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是医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条款”的保护下纷纷涌入中国。广东地区，尤其是香港、澳门作为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落脚点，在这一期间医药事业的发展更显得突出。广东地区的医药事业的发展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医务传教活动是分不开的。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史意义上的广东的地域范围不仅涵盖现在的广东省、香港、澳门地区，还包括现在的海南省及广西北海等一部分地区，所以该文所讨论的基督教传教士与广东近代医药事业都应当包括这些地区，不过大体上以现在的广东省为主。而所论及问题的时间大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要稍长于近代史意义上(1840-1919)的时间分期。

### 6. 期刊论文 [孙海兰. 焦勇勤. Sun Hai Lan, Jiao Yong-qin 宋耀如与晚清民间秘密会社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 10(4)

宋耀如从传教士转变为革命者，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归国后加入了晚清民间秘密会社—三合会。他的会社成员身份使得他承担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传播革命思想，负责政治联络等社会职责，也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隐君子”。宋耀如的转变也显示出晚清民间秘密会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 7. 期刊论文 [李铨 中国古典园林绘画的文化背景和今天的运用 -东方艺术2005, 77\(19\)](#)

中国幅员辽阔，江山多娇。在这个辽阔的幅员内山脉蜿蜒，大河奔流，海岸曲折，湖泊罗布，植物繁茂，林木丰富，大自然风景绮丽多姿，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延续五千多年间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钟灵毓秀的山川大地，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中国古典园林，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被学术界称为风景式园林之鼻祖。18世纪90年代，经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与欧陆风行的规整式园林和英国式园林、东方伊斯兰园林鼎立于天下。

### 8. 期刊论文 [唐玲玲. 周伟民 从《中华民国国父实录》解读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3\(2\)](#)

宋耀如青少年时期随出洋谋生的移民潮到美国，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受“民有、民享、民治”及祖国自强、民族革命的思想启蒙。1886年回到上海当职业传教士，经陆皓东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因钦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意向，他倾其所有，不为名、不求利，默默无闻地支持辛亥革命。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他举家跟随孙中山逃亡日本，与孙中山建立了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宋耀如曾一度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但最终接受事实。宋耀如是一位“不求知名于世的世之隐君子”，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一介平民。

## 引证文献(1条)

### 1. [颜小华 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1837-1899）\[学位论文\]博士 200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ainandxxb-rwsh200104008.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ainandxxb-rwsh200104008.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c9307d68-1674-4885-b29e-9e4d0071fa1f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